

阿 紅

長命和清明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1953•

小 說
長 命 和 清 明
著 者 阿 紅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
協 興 成 印 刷 廠 印 刷
沿 興 記 裝 訂 所 裝 訂

書 號 (400) [I II 58] 本 書 43,500 字

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上 海 第 一 版

本 書 曾 印 二 次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上 海 第 二 次 重 印

本 次 印 數 6500 冊

累 計 印 數 26500 冊

定 價 3,200 元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壹 壹 號

目次

張從榮和他的分隊·····	一
長命和清明·····	二
保安和金二嫂結婚的故事·····	三四
治病·····	五四
陳鵬子入合作社的故事·····	七一
保衛翻身果實·····	八四

張從榮和他的分隊

大隊號召：十二月五日以前完成茨河工務！名揚河上的張從榮分隊當場寫上保證書，保證：鐵打的，銅鑄的，下雪下錐子，河裏凍實，天大的困難要突開，咱段上，要插上第一面紅旗。

天黑楞楞的，三星偏西的辰光，張從榮分隊便鬧騰起來，背着鐵鍬，抬着竹筐，唱着河工歌，下河去了。晚上，一定要中隊長催幾回：「同志們，歇了吧！不能把身體累壞了，明早還要幹活哩！」才收工。

中隊長問張從榮：

「你們分隊爲啥這樣起勁？」

他撲哧笑了：

「爲啥？咱的腦筋通達着哩！你看，這一眼望不到邊的麥地，不都是咱農民的？挖了河，多收成了，咱的愛國糧能繳的更漂亮，咱能對抗美援朝盡更大的力量，咱能早幾年用拖拉機！中隊長，到底啥時候能用拖拉機？」

中隊長最後拍拍他的肩膀：

「同志，要發明創造！你們分隊雖說幹的起勁，終究搬人家不遠！」

是啊！順手倒土的辦法，就比停下來倒快多了。可是發明創造，不簡單！

離限期越來越近了，工程越來越困難了。河裏，黃淤泥夾着大砂礫。大砂礫，鐵銹碰上，噙啣一下，幾個人挖、撥、搬、打碎，半天，才能解決一塊！抓勾有兩個斷了一股齒，鐵銹也濁斷兩把了。挖工腿上，腳上，都凍成半指頭寬的裂子，小砂礫子擠進去，晚上，用溫水一洗，手指慢慢的向外剔，疼的森着牙齒！黃淤泥，抬起來困難，三個來回趟，沾在筐上的泥比倒出去的還多！

民工們常講：「一想到毛主席，一看到河堤上毛主席寫的：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』，勁就上來了！」他們就是這樣從思想上克服困難。可是都覺得不夠，正如分隊長張

從榮說的：「咱還要動腦筋，發明，創造，爭取時間，完成任務！」

張從榮本人是個抬工，就在抬工上竄竄窿打洞的想。他可沒想起個好點子，想一個，試試不行，就催他的搭手魏朝興：

「老哥，成天你搭拉着頭，可有啥新辦法？」

魏朝興是個慢性子的人，跟老嫵嫵敍家常一樣的講：

「有啥新辦法？」

張從榮就追一句：

「你想過沒有，咋那樣斯文？」

魏朝興講：

「想想唄！」

張從榮也不問下去了。推着泥車子，魏朝興和王朝倫幾個向上拽。他想：多浪

費，五個人一張車子，照這樣一人一天祇能做〇·九方，甬說五號，十號也完成不了

任務！

天猛然陰了，黑雲翻滾，西北風狂吹。樹梢被野風刮得忽攸攸直叫，鳥雀亂飛。地裏的紅梗，風捲到半天裏栽跟頭。這是喝罷晚茶的時光，河工同志們一齊搶救工棚，用大砂礮壓起來。搶救完畢，野風還在行兇。民工各自回到工棚休息，心想着：甬下雪了，要下，遲個半月罷！

這天晚上，張從榮怎睡也睡不着，翻過來，轉過去，天是很冷的，他急出一身汗。要下雪了，任務可咋能完成？手指把工棚撥個小縫，滋溜竄進來一股寒風，眼睜不開，看不見是晴是陰。睡在他旁邊的王振華驚醒了，咕嘟着嘴講：「不要急，下冰凍碴子，也沒人洩氣！」又呼呼睡熟了。不久，「擦」的一聲，燈亮了。朝亮處一看，魏朝興披着他那條新做的花被，從棚頂拿下來滑輪穿繩，又從鋪底下找出來兩個鐵鈎，一頭拴一個。他就急着問：

「老哥那幹啥？」

魏朝興還是慢腔慢調的答：

「想辦法唄！」

「撲」燈吹了，又睡下去。

第二天公雞叫三遍，五更時節，他一翻身起來了，把棉襖往身上一披，掀開棚簾一看，望不到邊的雪！河堤上，鋪着厚厚的一層雪，耀眼的明。砂礮頭頂破雪層，楞着頭。他不禁咬了咬牙齒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說：

「天大的困難，咱河工也能打開！」

向四週瞭瞭，他樂地笑了。下吧，再下吧：半尺深，一尺深。麥地全讓雪蓋上了！爲了這場大雪，爲了挑河成功，麥季豐收了！那看不到邊的耀眼明的雪地，在他眼前，變成看不到邊的金黃金黃的麥穗！

雪小了，碎雪片滿天飛舞。分隊的四個工棚都披上一件白衣裳。張從榮分隊長把腰帶繫了一下，吹起起床哨子了。「同志們，起來吧！」應着他的聲音的，是那從工棚的草簾裏「突」「突」冒出來的一個一個的河工同志。應着他的聲音的，是兄弟分隊的哨音。

隊伍集合到一起。北風雖不像昨天晚上猛烈，一陣一陣，也怪刺臉的。魏朝文，魏

朝珠幾個人，還穿着單褲，寒風裏，顫顫的直抖。特別是魏朝珠，抱着肩膀，嘴唇烏青，吉吉巴巴的講：

「攔不住凍凍，分隊長，咱等等天晴天晴吧……」

張從榮心裏明白，穿單褲的同志攔不住這樣凍。腿腳早破成裂子，再不穿厚點，下不去河。他細細瞧去，耐不住生氣了。地主王錫三穿着多厚的棉襖棉褲，卻蹲在一拐楞抖，像篩糠一樣。張從榮斜着眼一瞥，然後就把胳膊一揮，咯登登的朝着河工們講：

「同志們，記得咱的保證書吧？」

「記得！」

「咱在保證書上寫着，鐵打銅鑄的，下雪下冰凍，也要幹到底，完成任務！」

河工們看着他，回想交保證書的那天，大隊長、縣長的鼓勵，兄弟分隊熱烈的鼓掌，和「向張從榮分隊學習」的口號。眼前亮了。

「同志們，想想志願軍罷。在朝鮮冰天雪地裏，他們蹲戰壕，吃炒麵，喝雪水，拚

命流血，跟美國鬼子，打仗沒有一個說苦，沒有一個要回家！他們打勝仗，把美國鬼子打的屁滾尿流！爲的是啥？爲的是咱祖國的幸福，爲的是咱老婆孩子能在家過舒服日子，爲的是咱農民能年年好收成，把祖國建設的更好，把生活過的更好！咱在這挖河，弄好還蹲在草庵子裏，吃頓熱飯，蓋上被子還能擋風，這能算苦？咱要幹下去，不幹，對不住志願軍！」

像是六月旱天的高粱逢場暴雨，河工們聽着他的話，越聽越有精神，越聽越覺得溫暖！那些心裏向困難低頭的同志臉紅了起來，跟做了一件不能向人講的醜事，現在被揭破了一樣。

「再看看這！」

張從榮從貼身衣裳裏掏出一捲紙，暖得熱呼呼的。他慢慢的一摺一摺的揭開，就心揭破了，就心雪打溼了。散開了，他閃了閃眼，向大家一瞥，大聲講：

「毛主席！毛主席有決心！一定要把淮河修好，咱能沒有決心？」

「有！」

這一聲斬斬齊，急雷一樣。在民工們眼前，毛主席出現了！似乎毛主席就在他們面前講：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！」人人渾身充滿力氣，雪，算啥！冰！算啥！今天，咱農民面前，只有光明大道，沒有困難！

「一定完成任務！可是，在咱分隊裏，像魏朝文、魏朝珠他們還穿着單褲，實在攔不住凍了。咱大家要互相幫助，有夾褲又有棉褲的，可以把夾褲借出來，大家覺得咋樣？」

「對！」

他自己馬上把棉褲脫下來遞給魏朝珠，接着十一位同志棉衣互借了。他瞧一下王錫三，縮成一團，跟個豬樣，用白眼珠子向這邊看，一聲不吭！

河工們下河去了，生龍活虎一樣。他們老遠就見魏朝興一個人在河堤上砸木樁，心裏都很奇怪。到跟前一看，魏朝興在一根木樁上裝一個滑輪，滑輪上通過一條帶着鐵鈎的粗繩。問他幹啥，他慢吞吞的笑笑講：

「等着瞧唄！」

河工們下河了。河裏，水泥砂礪凍結在一起，用鐵銚一敲，蹦蹦直響。風吹的緣故，河心的雪快有一尺深。他們用掃帚把雪掃過去，由抬工組向岸上運送。拿細麻繩把褲腳一繫，有的穿草鞋，有的索性光腳板，踏到那冰雪凍結的土塊上去。腳上的裂縫，有的能放進一個小指頭，向外汪汪的流血。疼嗎？咋能不疼！但是，誰注意這些。有時間多打一塊冰，多挖一銚泥了，纔幹的熱火，挑工組大嚷起來了。特別是分隊長張從榮叫得最響：

「魏朝興，你創造的好啊！」

十幾個人擠成一團，圍着魏朝興。原來他這一向心裏就揣摩改善工具，一輛車子從河底推到堤上，要五個人，實在太笨了。想了幾天，都沒有好辦法。昨晚刮大風，用滑輪拉秫秸。他聯想起來，把滑輪裝到車子上也怪要得哩。夜裏，就把滑輪和鐵鉤子裝配好了。今天清晨，他先跑到河上，把東西安排停當。大夥一來，張從榮一定要試用魏朝興發明的東西。張從榮從河底下推一車子雪和泥向上來，車頭上套着那個帶繩的鉤子，繩挽到河堤邊上的一個木樁上，魏朝興從繩的那頭向下拽。果然，原來需

要五個人才能推動的車子，現在兩個人就能用了。

全分隊的人一齊圍住魏朝興，他還是搭拉着頭，直樂的笑。人問他：

「你咋想起來？」

他講：

「我也說不好，橫豎我成天心裏盤算着，動腦筋，這樣不行，那樣來，爲的咱早一天完成任務！」就把創造的經過一說。

挑河工王振華接過去講：

「甭看魏朝興天天悶悶的，心裏真有貨！」

魏朝興又笑笑講：

「噢，是貨也是毛主席給的，是貨也是分隊長鼓勵的……」

這時，兄弟分隊也下河了，跑來很多人到這邊瞧，直吵着問：

「那是啥，幹啥用的？」

「啥發明創造，跟俺講講！」

張從榮又忙着講，又忙着比畫。把好創造傳出去，大夥做，才行！兄弟分隊歡騰騰的回去了。

爲了發明滑輪拉車法，挑工可以有四個下河。張從榮就下河了。他用繩把礮口繫起，脫鞋下河去的時光，忽然廚工從工棚那邊跑來，叫着他的名字，後面跟着一個人，似乎是鄰居魏朝文老大爺樣。近前一看，正是。魏朝文老大爺也不知道是凍的還是咋的，臉呆呆的，鬚子上一珠一珠冰凍子，披着條麻袋，雪落成白的了。他問：

「老大爺，你來弄啥咧？」

魏朝文老大爺也不答他的話，嘴唇動了動，沒說出話來。到跟前，就扯住他的襖袖，向堤上拉。講：

「走！向上邊去，我跟你講句話！」

張從榮最煩當着人鬼鬼祟祟，況且這晚正有工作哩。他講：

「啥話，你講就是了。」

「走，回家吧！」

「啥事咳！」

張從榮皺了皺眉毛。河工們都注意起來，啥事？

那老頭子也動火了：

「啥事？你娘死了，回去殯你娘！」

「噫……」

「你娘死了哇！」

這話像一把劍扎在他心上。娘啊，苦命的娘啊！你十八歲到俺家，二十一歲你就守了寡，幫地主做活，作牛作馬！多少日子，地主能把菜湯倒到狗盆裏，也不讓你吃！多少個冬天，要被沒被，要棉沒棉，你睡到鍋門前柴火堆裏！多少個黑夜，地主婆要吃蓮子湯，熱啦，冷啦，向你臉上扎火筷子！多少個夜晚，地主——那該殺的王冠臣侮辱了你！娘啊，毛主席來了，咱纔出了火坑！咱娘才見兒面，兒才見娘面！十六年不容易過來！如今，土地改革了，咱窮的連一根地毛也沒有的如今有了地，有了房子！娘！你正該享福了！雖說你是半身不遂，兒也能養活了你啊！張從榮越想心裏越難過，熱

淚，從眼眶裏滾出來。他打着抽噎問：

「啥時候落氣的？」

「前晚上雞叫頭遍的時候，回去吧，安排着把老人家殯了吧！」

雪還在下着，不慌不忙的，隨着風吹。河工們工作停下來了，瞧着分隊長，含着一泡眼淚。張大娘是個多好的人啊！他們講：

「回去吧，分隊長，把老人家殯了再來！」

「分隊長，俺們一定好好完成任務！」

「分隊長，紅旗一定要插到咱段裏！」

張從榮把臉上的淚擦了，向同志們一看，臉色都是沉沉的，眼裏都一泡淚，出氣都不敢用勁，死的是大家的母親一樣！他想：河是挖得很寬很深了，完成任務是眼前十天八天的事。回去，耽誤不了工，沒有大影響！莊上人該正盼着自己回去吧，該說：這孩子總不能不回來！

魏朝文老大爺又催了：